

施公案

(七)

SHI GONG AN

• 中国古典公案馆藏善本 •

典藏精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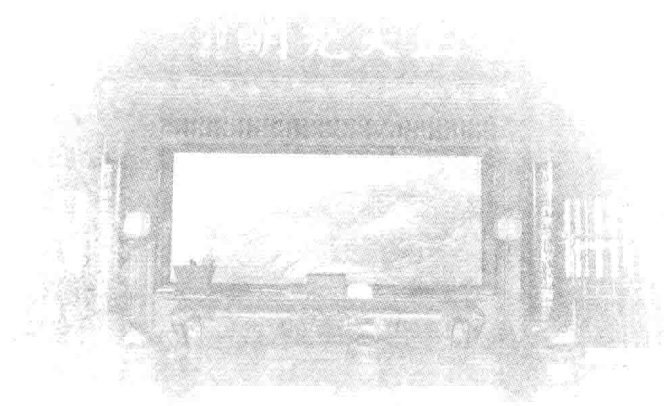
清·佚名 编撰

话说江都县有一秀才，姓胡，名登举，他的父母为人所杀，头颅不见，胡登举合家吓得胆裂魂飞，慌忙出门去禀县主，跑到县衙，正遇升堂，就进去喊冤，走至堂上，打了一躬，手举呈词，口称：父师在上，门生祸从天降，叩禀老父师，即赐严拿，说着，将呈词递上，书吏接过，铺在公案，施公静心细阅，上写：具呈生员胡登举，祖居江都县生父曾作弄翰林，告老家居，广行善事……

旋公案

清·佚名 編撰

(七)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四五二回 恶智明疑是疑非 贤总漕不生不死

话说朱世雄一铁尺将施公打倒，当下绑缚起来，用衣服裹好，背负飞奔而走。看看天已将黑，走到河口，叫了一只船，将施公放在船上，他也上船，喝令船家开船。那船户不知底细，便问道：“今夜如何开得？且到天明再开罢。”此时施公却也醒了，听说此话，便大声说道：“船家你万万不能开船！这个人是个强盗，我乃漕督施某，被他抢夺而来；你若能将这强盗拿住，将本部堂送回琅琊驿，本部堂自有重赏。”此话尚未说完，只听朱世雄大吼一声，向这船家说道：“你胆敢多言！若再不开，我便送你的狗命。”那船户也道：“你这大胆的贼强盗，胆敢抢夺钦差，该当何罪？难道你不知王法么？若要我开船，只怕今生也休想。”朱世雄听了这话，忽然大怒，随即在腰间拔出铁尺，恶狠狠直往这船家打来，这船户知道不妙，即将身子一让，只听扑通一声，往水里跳下。朱世雄却也会水，见船主跳下水，他也跳下水去追。这船户见朱世雄也跳下来，知道不能抵敌，只得踏着水逃命而去。

朱世雄在河底下追了一回，见捉不住那船户，也只是钻出水面，仍然上船，将衣服脱下来拧干，晾在船板上，使风吹干，即便撑篙将船开去。原来这条河，却通朝舞山后面，不过半日就到，但须走那后港；若走前河，非两日不能到山。朱世雄独自撑篙，不过到天将微明，已经行至后山脚下。当即弃船登岸，却将施公背起来，直往山上而去。却好有巡山喽罗，见二王回来，赶着一面进内报信，一面就迎接上山。朱世雄一见喽兵前来迎接，便将施公摔在地下，交与喽兵，便送与大寨。那喽兵怎敢有违，当即答应。朱世雄便独自上山，走进大寨，早有曹勇、尹朝贵、智明等人迎接出来。朱世雄道：“我且进寨再谈罢。”说着，一起进了大寨，挨序坐下。曹勇又急急的问，朱世雄就将以上情形，说了一遍。大家听说，齐道：

“无怪贤弟满面喜容，这个古怪，真是比那夜光杯更宝贵了。”犹有智明在上说道：“诸位兄长，不必过于喜悦。依小弟看来，恐怕不是真施不全。”曹勇道：“贤弟！这话怎讲！”智明道：“只因施不全诡计甚多。去年在大名府将智亮拿住后，他就假扮了自己，即日动身。将智亮交与府县审问。那时小弟见他已经动身，便赶着回庙送信；我大哥就差人暗暗在半途行刺，居然出其不意将他刺死。我大哥当时自然心满意足，以为除了一害，又可代我们绿林中报了仇。哪知大破关王庙之后，方才知前次杀死的并非施不全，是大名府狱内死囚改扮起来，故意叫我们刺他，好叫我们不防备，他好于中行事，乃竟上了他的当了。朱兄长今日又将他捉住，所以小弟想起去年的事来，颇为疑惑，惟恐又是假的。”朱世雄一听此言，倒反觉疑惑起来，暗道：“若果是假的，就将他杀了。”当下说道：“智明贤弟！你既如此说，真施不全你可认得么？”智明道：“我曾前去行刺，看得明明白白，怎么能不认得的？”曹勇道：“这就容易辨别真假了。莫若将他抬上来，给智贤弟认一认。若是真的，愚兄另有用处；若是假的，即便将他杀了。算是朱贤弟白吃一趟辛苦，随后再想别法便了。”正说之时，只见喽兵进来报说：“禀二大王！那个十不全的人，已经将他抬上山来，现在外面，请大王示下。”曹勇道：“即将他推进来。”喽兵一声答应，即刻退了下去。不一刻，蜂拥推到，来至大寨。施公向上一看，只见四个强盗，内中还有个和尚，心中暗道：“莫非这和尚就是关王庙那个在逃的秃驴么？”正是暗想，忽听上面大喝道：“施不全你抬起头来，可认得法师么？”原来智明一见施公，已知道不是假的了，故有此言。施公见他一问，更觉明白，一定是关王庙在逃的那个智明，因大骂道：“好大胆的贼秃！尔前次幸逃法网，不曾按律问罪，就该悔过自新，勉为好人，方是道理；竟敢不知悔过，仍复怙恶不悛，将本部堂劫夺到此。尔等究是意欲何为？若好好将本部堂送至山下，或可减一等问罪，否则恐尔等亦不免碎尸万段。劫夺钦使大臣，哪里还知道王法呢？”说罢，又复大骂不止。

智明亦骂道：“施不全！我且问你，我那师兄等与你平时有什么冤仇？你偏欲与咱等作对。尔以为仗着黄天霸等这一班小辈，可以保护于你；今日尔既被拿，你那保护的人尚能到此来救你出去



么？这也是你作恶多端，杀人无算，也有今日之报。尔尚有何言呢？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既已上山，尔等要杀便杀，不必多言；就便死了，看尔等也未必能够逃罪！”说罢，就低头不语。只见曹勇说道：“智明贤弟！愚兄却有个主意，若就将他杀了，虽破腹开膛，也毫不费事，那倒便宜他受用。咱们先叫他受些凌辱罪，然后等他将死未死之时，再将他破腹开膛，二罪并罚。你道如何呢？”智明道：“但不知兄长如何处治他呢？”曹勇道：“可将他先吊在厕所旁边，叫他受些秽气；然后把他送往暗室内，饿他三日，将他饿得气息奄奄；再把他拖出来，给他一个开边庭，从脊背上用刀划开，劈分两爿；把他的心割下，遥祭绿林中诸位已死的朋友。你看这个主意，可好不好么？”智明道：“兄长此言，甚是有理。”施公听了暗道：“不期结怨已深，致有今日，料想这条命今日是活不成了。但不过这起恶贼存心未免太毒。”施公正在暗想，忽听曹勇喝令喽兵：“将他推下，先吊在厕坑旁边，叫他受些秽气；然后再将他送至暗室，封锁起来，多派人看守，给他饿三日，等他气息奄奄，再来禀报。”喽兵答应，推推拥拥，将施公拉至寨外，就向厕所旁去吊。寨内是日大排筵席，互相庆贺。

且说施公吊在茅厕旁边。固然臭气难闻，更是心骨疼痛，恨不得自己寻死，免得受此恶罪。无奈欲死不得，实在悲惨交集。约有半日光景，忽然有个喽兵走此经过，一见施公，登时吃惊不小，暗道：“这便如何是好？我若不救他，我就天良全灭了。但是怎样救他才好呢？”急中生智，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来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问问他们情形呢？便向左右喽兵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人？将他吊在这里？”内中就有一个喽兵答道：“王头目！你那里不知道么？”那人又道：“我怎么得知呢？我刚才从山下回来，到底他是谁人呢？”那喽兵又道：“这就是漕督施不全，今日被二大王将他捉上山的。”那人道：“既将他捉住，为何不杀他呢？”那喽兵又将曹勇说的话，细细的告诉了那人一遍。那人一闻此言，故作失惊！说道：“既大王招呼你们那样办去，当要小心。”但他如何救出施公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五三回 用巧言报恩旧主 设妙计醉倒喽兵

话说那人向喽兵说道：“你看他气息奄奄，已是将死的样子，还不快将他送往暗室，受那饥饿的罪去。”那喽兵见他说了这话，向他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王头目！这句话也不像你说的，三位大王的脾气，你还不知道么？他如何吩咐是要照做的。招呼我将这施不全吊到向晚时节，然后令他再受别罪。此时才有半日工夫，便将他换了地方，设若为大王知道，岂不说我们违他的号令？那时问起罪来，如何担受得起。你们是事外人，故可说这现成话，我是万万不敢违令的。而况这赃官平日专与我们绿林中作对，曾记我哥哥在关王庙当个庙祝，好容易小心伏侍，讨了无量的欢喜，将庙中所有的田地，归他掌管。满想三年后便可起家立业，享个半世安闲。谁料不上数月，就遇见这赃官，无辜的不干他事，偏要明查暗访，寻出破口，命黄天霸、贺人杰等，无辜的杀死我哥，复将十八罗汉正法。幸亏智明师父那日未曾上山，脱了此难，方有今日。可怜我哥哥在庙中睡觉，忽然来了一个大汉，手提朴刀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将他杀死。我幸亏不与他住在一处，听见前面大事已过，开了后门，连夜逃走。所有上半世辛苦的钱财，以及我哥哥的遗物，全行去了干净。后来若非访知智明师父到此，来这里投奔，早已经饿死了。平时想起来，恨不能将这尸万段，方泄心中之恨。难得今日为二大王捉住，背上山来，这也是冤家路窄，独巧今日派我当差，命我看管这厮。你想一想，如此大仇，可能轻恕么？”说罢，气恨不止，又将施公大骂了一顿，复将绳索紧了一紧，然后向那人道：“王头目！你此暂且去午饭，等到向晚时节，你我两人沽一壶酒，慢慢的在此饮酒，看他受罪。”

那人听喽兵说了这番话，方知他与施公也有前仇，心下想道：“这厮如此恶毒，若再深说，反使他疑惑我。看他这样，也是一个酒

徒，何不如此如此，将他灌醉，然后干事。”登时带笑说道：“老哥！我道你平时甚是和气，凡大小事件，无不彼此相商；今日何以如此动气，原来有这缘故。若不说明，小弟几乎怪你。此时既遇仇人，报了前仇，小弟理当也奉敬一杯，为老哥贺喜。”说罢，转身出去，到了厨房。向厨内取了一壶热酒，另用一托盘，摆了四碟下酒的小菜，将酒也摆在里面；唤了一名打杂的喽兵，命他端好，跟着自己来到原处，向那看施公的喽兵说道：“老哥！此时暂平一平气，咱们先到那屋里饮一两杯。谅这赃官，吊在这里，没什么要紧。等到向晚时节，搬到那忍饥受饿的地方，使他很受点罪孽。你老哥意下如何？”喽兵见他如此殷勤，又见盘内端着酒菜，本是个酒徒，岂有不欢喜之理？随即满脸堆下笑来，向那人道：“王头目！承你这般美意，小弟只得领情了。但是这赃官在此，也须要人防备，不可大意才好。你看这十不全的模样，倒是个怪可怜的样子，殊不知他心地比什么人还毒十倍。加之他手下一千人，那黄天霸、关太、贺人杰等人，无不武艺高强。此时虽吊在这地方，设若大意，保不定他那众人将他劫去。咱们就此胡饮一顿，岂不是公私两便。”

那人听了喽兵这两句话，心下很是着急，暗道：“你这厮倒也小心。若不将你骗离此地，何能报我从前的的大恩？他现在如此讲说，究竟作何话说，方使他随我走去？”当想毕，哈哈笑道：“此时仇人见面，正该痛饮两杯。难道小弟请老哥饮酒，该派在这污秽地方吗？你自己虽忍得下去，也不问人能受不能受。”说罢，脸上便装着怒容出来。喽兵见他已动气，赶着笑脸说道：“王头目不必动恼，此不过小弟谨慎的意思。既然你老不愿在此，咱们到里面去便了。”说罢，命那打杂的喽兵，将酒菜端入屋内；自己与那人也就过去，设了两副座头，彼此对面坐下，先向那人道：“王头目！今日小弟得报大仇，该咱做个东道，反叫头目破钞，只是如何说起？也罢，头目先请一杯。”说着，取了两双箸儿，摆在各人面前，随将酒壶提起，满满的在酒杯内斟了两杯。那人见他如此爽快，正合己意，忙道：“老哥也不必谦让，你我皆是直性，不分彼此。但以多饮的为是。”

喽兵本是个有酒必饮，不醉不休的人，见那人如此说，却将杯即自斟满即吃，连添数次，又闻得酒杯内香味扑人，钻入五脏里面，

登时笑不绝口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。那人见他并不推辞，随即又斟满一杯，复又饮下。就此你谈我说，不知不觉，早把那一壶酒，饮得空空如也。那人见喽兵尚没有十分醉，乃道：“老哥酒量甚高，这小小酒杯，不能满量，不如换只斗来，好痛饮一番。”说罢，随命打杂的喽兵，复到厨房内，取了两只酒斗，又加了两壶酒来，复又痛饮一回。

究竟有心算计无心人，不多一会，喽兵又有了七八分醉意，歪着头，斜着眼睛，口中不住的流出浓涎。那人见他到了这地步，心下好不欢喜。不禁大喜道：“老哥！你平时酒量甚好，为何今日便醉了么？”喽兵不等他把话说完，忙道：“王头目！你也是门缝内看人了，我虽比不得李太白为酒中的仙人，若说这两杯酒将我醉倒，也太胡说了。你若不信，我再饮与你看。”说着，满口浓涎滴滴的，站起身来，将那酒壶执在手内，也不向酒斗去斟，自己的嘴对着壶口，噜噜苏苏的说道：“你看我醉不醉！”这句话未曾说完，早已听不清楚。但见他如牛饮水，仿佛一口气，将所有的酒全行饮下。只听咕咚一声，连人带壶，俱跌倒桌下了。那人哈哈大笑道：“我说你醉了，偏不相信，此时真醉倒了。有这差事在此，又不能无人看管，只好我代你照应一会了。”那人此时见醉的醉，走的已走，忙道：“此时不救恩公，等待何时？只是我一人也不能将他救离此地，必得问明他的来历，方可设法。”想罢，走到外面，先将头道绳索解放下来。不知施公此时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五四回 叙前言将恩报恩 骗恶贼因计生计

话说那人复将绳索从铃铛上解开，轻轻将施公松下，用手将他胸口一摸，所幸周身温暖，再向脸上望去，虽然皮色大变，鼻孔内尚有呼吸之气。知道他未曾气闭，赶将施公扶坐，在地下将他手足展放开来，又在脊背上轻轻拍了数下。

此时施公虽不能开言，心下却甚明白。过了一会，将眼睁开，将那人上下一望，好像在哪里见过相似，一时想不起来，暗道：“在这强盗窝内，谅有什么好人，无非是他一类。但他忽然将我放下，不知他有什么意见，倒要问他一问。”当时先舒了一口气，然后问道：“汝这狗强盗，本院乃朝廷大臣，只因赤胆忠肝，为民为国，将天下的强人、恶寇，扫除净尽，为百姓除害。今日不幸，遭那强盗之手，要杀便杀，还有什么说！方才为那班狗头将我吊在此地，已是拚着一死；汝为何复将本院解下？难道那强盗使汝前来，又有什么摆布吗？”那人此时，正想施公说话，一见他能说言语，心中大喜，两手一松，将施公推在前面，转过身来，纳头便拜。说道：“小人受大人厚恩，何敢另有歹意？小人此来是救大人的。大人且看一看，可认得小人么？”施公见他说了这番话，反而疑惑起来，忙道：“汝这人姓甚名谁？为何说前来救我。汝且将名姓说来，免得本院疑惑。”那人道：“小人不说，大人也忘却了。可记得大人前在江都任上，捉住那窃贼王雄么？自蒙大人不治死罪，历年以来，恨不得结草衔环，以报大德。今见大人遭此大难，人非草木，何能不拚命来救。”

施公听了此话，方才明白。原来初任江都时，合境窃案迭出，屡次出差擒贼。那些有本领的人，皆闻风逃走；独将这无本领的王雄，捉来完案。施公讯了一堂，知他是个生意中人，不肯将旁人的罪名，推在他身上，因此劝了他一番，命他改邪归正，又赏他几吊大钱做营生，免得做这不法之事。此时听他说出“王雄”两字，方才想起，乃道：“王雄，你这人好无血性，本院从前免汝死罪，本想汝改邪归正，做个好人。为什么事隔多年，仍然估恶不悛，在这山上为寇。今日还亏你有这面目来见本院。送往厅前，不关汝事。少不得日后黄天霸等闻风到此，将汝等捣巢灭穴，鸡犬不留。”当时大骂不已。

王雄见施公动了真怒，当时不敢言语，跪在地下，只不开口。等施公骂毕，然后说道：“且请大人息怒，小人有下情上禀。自蒙恩放之后，便将赏给的钱文做了生意。在前数年倒还无往不利，每日必赚得数百余文；后因本钱稍多，因想这小本营生，断无出头日子，适身边积聚得百十千文，有人与小人合本，说近年北货甚好，如金

针菜、枣子、柿饼等类，若由出产地方运回江都贩卖，可得数倍利息。只因小人图利的心重，一闻此言，便将所有的本钱同人合本，预备到河南、山东一带，贩卖各货。谁知到了这琅琊山下，被这班强人打劫得一无所有。彼时自忖不想活命，谁知山上的寨主名唤盖世大王曹勇，见小人生得魁梧，不但不杀小人，反向小人说道：‘汝若能归顺俺大王，补你个喽兵头目，包管你一身吃着不尽。’小人彼时出于无奈，因此在这里数年。不意今日得遇恩公。恩公为何被捉？还是一人前来？还是另有别人？大人可从速说明，小人好设法解救。”

施公听了他这言语，方知他无什么歹意，便将进京陛见，蒙恩仍回淮安本任，以及无意遇见朱世雄，被捉上山的话，说了一遍，乃道：“本院今日被捉，能将我救出，随后自与你个前程，免得在此做这不法的事件。但是方才那个喽兵，到哪里去了？为何换了你来？”王雄见问，便将酒醉喽兵的话告知了。施公便道：“此是你的一片诚心，但此时天已不早，耳目又多，设要这看管人酒醒过来，或有人前来探望，见你将我解下，报与大王知道，那时两人的性命不保。”王雄道：“惟今之计，大人且将同来的人说明，住在何处？今晚谅曹勇等人绝不能将大人置于死地，必得小人下山送信与众人，然后大众商议一条妙计，好将恩公救出，方保无事。”

施公正要告之天霸等人的住处，忽听屋内一声响亮，施公吃了一惊！忙令王雄里面去看。原来那喽兵因饮酒过多，睡在地下，一时酒涌上来，不禁大吐不止，过了一会，复又转身呼呼睡去。王雄道：“此时天已将晚，必得如此如此，方免这厮疑惑。是以禀明恩公，非是小人斗胆。”施公道：“汝此番救我，正是汝周密之处，汝但照行便了。”原来王雄欲将施公仍然捆起，然后去喊那喽兵。此时见施公允许，当时在地下先请了罪，依然照方才所捆的式样，捆缚起来，放在地下。走到里面，将那喽兵喊醒，叫道：“你这人酒量不佳，便不该说嘴要吃。你是醉得快活，只是累得我苦。费了钞请你吃，还要代你当差。你看天已晚了，大王怎样招呼你的，还不将这厮送到那暗室里面，然后去禀明大王呢！”

喽兵被他喊叫了一会，此时酒已半醒，睁眼看来，果然天色已

晚。无奈身体困倦不堪，满嘴里如同麻木一般，实在是懒于起来，就说道：“王头目！你一个人情，可当到地头，我万分起不来了。大不了的事，就请你将他搬到那暗室里去，怕他还逃得了么？他想逃时，已有半死了。等到半夜之时，真是奄奄一息，那时我酒已全醒，再去禀明了大王，结果了这厮性命，岂不是好？免得此时空跑了一趟。”说着，向王雄谆嘱了几句，正要去睡，谁知曹勇那里已派人来问。王雄见有人来问，又回来道：“施不全现已不能动弹了，我现在帮同你老哥，送他到暗室里去，使这赃官再受些饥饿的罪，方泄我的仇恨。等到临危之时，再送与大王处治便了。你们此时回去禀知大王，说我也在此处。”来人见是王雄，也就别无话说，照他的话回复曹勇去了。

这时王雄只得将施公送至暗室，先去寻了一张芦席铺在地下，令施公睡下，低声说道：“大人权且耐心片刻，小人出去，取点人参，好请大王充饥。”转身又到自己房内，取了两枝出来，复去送与施公，又嘱咐了一番。施公也只得答应。王雄直至定更以后，方才偷下山去，寻找天霸等人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五五回 出驿站细访琅琊山 入酒馆小闹沂州镇

话说黄天霸、关小西人等早间出了客店，一去访琅琊山的所在，以便将夜光杯的下落探访出来，好完了这件大事。众人到各处探问了一回，不见有什么动静。到了晌午时节，又值暮春天气，不免困人。小西向天霸道：“黄贤弟，你我走得困了，此时腹中饥饿，不如拣个酒馆，众人痛饮几杯，便可问知路径。”天霸听他说得有理，乃道：“小弟也是这般想着，只是没有镇市如何？”至殿臣在后说道：“你们只管想，怪不得望他不见。你看这东北角上那一带，树木森森，不是极大的村镇吗？既有这派气概，想必也是个通衢要道，自然酒馆饭店也俱全有的了。”天霸转身一望，果然偌大的一座镇

市。众人随信步向镇上而来，不到二里远近，已到了镇口。只见牌坊上面有三个金字，乃是“沂州镇”。

到了镇上，但见客商店面热闹非常，原来是个水陆码头。离城三十五里。由北京大道至沂州城内，皆须由这镇上经过。天霸到了此时，见前面街口挂了一个酒幌，下面悬着个灯笼，上写着“家常便饭”四个红字。天霸向众人说道：“料想这地方无什么大的酒馆，就在这里面胡乱饮酒罢。”说着领了众人走到里面。谁知在街上看来，不过是个饭铺，绝无出色地方；哪知到了里面乃是正开间，一连三进，陈设的器具无不精致非常。所有座头皆是十分拥挤。天霸见前一进没有空位，只得到第二进看；及至到了二进，仍然如是。王殿臣道：“这店内生意如此兴旺，此时正是午饭，想必第三进也是如此了；我等何必再进去，不如另寻别的所在，免在这等候座头，小二招呼不到，要这件没那件的。”小西道：“你说的虽是，现在已经走了两进，爽性到第三进看。若再没有地方，那时出去，也是甘心。不然看这热闹馆子，自己不得入座，岂不可恼？”说着，就左脚已入了第三进的腰门，歪着身子，抬头向里面一看，所有的座头，俱已坐满；惟有正中间着一张四仙桌位，上面设着一副座头，没有人坐。小西向殿臣说道：“照你说来，岂不将这现成的桌位错过，既有这席面在此，你我数人也够坐的了。”大家见了如此，俱各欢喜非常。天霸抢走一步到了里面，向小二招呼道：“堂倌！且取几副座头来，让咱们在这中间桌位坐下，好吩咐你去喊酒。”哪知喊了半晌，没有人前来答应。天霸一时兴起，也不问他原由，走到上面，在椅子上坐定，举起手掌，在桌上乱拍了几下，早把那吃酒的众人，吓得鼓舌摇头。只听天霸骂道：“汝等这班狗头，老爷喊了半会，全没有一人来招呼。难道吃酒不给钱吗？人家来此吃酒，老爷也是吃酒，同一买卖，为何如此看待？”众小二见他动怒起来，欲想上去，又不敢上去；又见他是个武职打扮，同来的人皆非寻常之辈。又必得说明，他方知道里面的缘故。内中有一个胆大的堂倌，看见天霸如此，远远的丢下笑来，高声喊道：“上面老爷，且请息怒，小人有言奉禀。老爷是初到敝地，不知道这地方的事件，只道我等懒惰，也难怪老爷们动怒。小人说明原由，老爷便不怪小人了。”天霸见众人笑面而来，

反不再去骂他，乃道：“汝有话快快说来，究竟是什么缘故，不来招呼。”小二说道：“老爷是明理之人，我们开了酒馆，为的生意二字，一去不来，岂有买卖上门不去招呼之理？老爷若是在别处座头，见我等不来优待，便是小人的不是。只因这中间座头，任你是天王到来，坐也不许坐的，莫说要我们优待了。”天霸听了此言，越发不解，骂道：“汝这狗头！格外胡说了。这位子既不买卖，为何又设在这里呢？这分明是无话可说，用这言语来支吾老爷。今日偏要在这位上饮酒，看汝能奈何我怎样？”

两人正在争论，旁边有位五十多岁的中年老者，见天霸如此着急，深恐小二吃苦，赶着起身，向天霸说道：“我辈以酒杯消闲，何必遽然动恼？且请过一叙，可知中间这席位，店小二不让与尊驾，却有他的苦衷。这沂州道上，不比南方各省平安无事。只因离此三十里有座山头，名唤琅琊山。山上有个寨主，姓王名朗，真是人才出众，武艺超群，任你千军万马，也没有一个伤他性命；手下有班头领，俱非寻常之辈。只因这王朗喜于饮酒，见这酒馆地方洁净，肴饌俱佳，因此与店主说明，将这第三进中间的席位包定，每天无论来与不来，以十两纹银交兑。凡有过路的客人不知道他包去，要想在正中这席位请客，一切责成小二，不许一人上前招呼。违了他的号令，这个酒馆就开不成了。所幸这通镇的人家以及来往熟客，皆知道这寨主的厉害；凡到这里饮酒，俱不到中间席位上去。客人既不知道，老汉说明，尊兄就不怪这小二了。好在老汉已吃完，且请在这边来坐。”说罢，便命小二收拾残肴等件。

当时天霸等听了此言，心下想着，我等此来，正为琅琊山起见，难得遇见这机会，何不就此探探这人口气。当下也就转过脸来，向着老者拱手道：“咱等不知贵地有这缘故，既是老丈指教，何必寻找是非？便借光老丈桌位了。但咱等萍水相逢，便蒙厚爱，何以克当？拟请老丈暂停玉趾，加饮一杯，聊申敬意。不知老丈可肯赏脸否？”那老者笑道：“贵客盛意相招，理合前来奉陪。”说着，天霸便请老者坐了首位。小二上来问道：“请问客官用什么酒菜？”小西道：“但有上等的酒肴，尽管送来，临了一起给钱与你。”小二见他如此说话，知道这个阔老，随即答应，向前而去。转眼间托了两大壶酒

来，四小盘菜，摆在桌上，又将杯箸摆好，然后说道：“客官要添热菜，随意招呼便了。小人还要照应别处，求客官莫怪。”天霸道：“咱知道了。”说毕，随手斟满一杯，递与那个老者，道：“在下初临贵地，还不知老丈尊姓大名？”老者道：“老汉姓徐名德升，向以钱业为生。但不知尊兄何方人氏？”天霸道：“在下姓李名霸天，这位姓胡，这位姓汤。”不知徐德升说出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五六回 贪赏赐小二说真情 访行踪云章留豪客

话说黄天霸说了姓名，向那老者问道：“方才老者所言，这琅琊山寨主名唤王朗，想必他是横行不法的了。为何这偌大的府城地方各官不去拿获呢？”老者见他追寻根底，深恐惹出是非，乃道：“客官是过路之人，管他什么？我看这寨主在这地方并无什么害处。自从他上山以来，这十数十年以内，沂州左近地方从无一家失窃。即便有异方的盗贼前来作案，只要到他山上去说一声，他反要人赃并获，交还原主。有此一来，地方上所以也不在意。”又见天霸是行伍装束，深恐连累自己，忙道：“老汉也从未去过，方才之言，也不过是道听途说；现有紧急事要去，实在不能奉陪了。”说着，打了个招呼，匆匆而去。天霸也不便再问。

当时关小西说道：“这老者方才说琅琊山离此只三十五里，今日天气还早，何不就此一行。”当时王殿臣、郭起凤齐声说：“愿往。”反是计全说道：“黄贤弟，你们真是急性，难得这里有点头绪，少顷小二上来，再问他个仔细，俟明白了，明日前去不迟；而况大人面前也要禀明，随后方有准备。”众人正说之时，那个小二又来问菜。计全便在身边，摸出一锭碎银，向小二说道：“适才这位客官，不知你这里的缘故，错怪于你，这一锭银两是赏你吃茶。但是那个姓徐的老者说的那琅琊山寨主，名唤王朗，我们这位朋友，惯走北道，与这位寨主很有交情。如今正要打听他的路程。汝等既然晓得，可快

说明，好让我们酒后前去。”小二见他如此赏号，已经喜笑颜开。又见他们说是个保镖的出身，而且如此装束，也就深信不疑，忙笑道：“客官哪里要如此费钞，早说是王寨主朋友，敢不招呼吗？此去出镇向南走去，约有五里远近，有座吕祖庙；过了庙宇向左转弯，便是一带树林；树林过去，再走十数里地方，名唤琅琊道，就此一直前去，不过二十里，远远见那座高山，便是琅琊山了。”说毕，复问长问短，方才走去。天霸说：“路径是问明了，既然今日不去，也该早回驿馆，回明大人了。”计全道：“咱也不住在这里，问明了，谁说不走？”当时酒饭吃毕，到柜上给了钱文，出了酒馆，仍由旧路，回驿馆而去。

到了日落时节，已离驿馆不远。只见贺人杰站在门首，两头盼望，一见天霸等回来，连忙迎到面前，向他问道：“黄叔父，你们去了这一日工夫，可知大人向哪里去了？”天霸见他说此言，忙道：“我们早间是赶先走的。临行时节，还招呼汝等在家保护，为何大人出去，汝两人不知，此时反来问我？施安可在家吗？”贺人杰道：“我与金叔父到后园内闲逛，回来时，便不见大人，那时就问施安。他说：‘大人招呼，一人出去阔步，不必人跟随。登时换好了便衣，就出去了。’施安此时也在那里盼望呢。”众人听了此言，一一惊疑不定。天霸道：“这地方非比寻常，设有意外之事，便觉十分碍手。这街坊上面也非说话之所，且到驿馆内计议。”当时众人走入里面。

施安见大众进来，也是这番言语。计全道：“大人此去，必又是查访去了。稍停上灯再不回来，必另有意外之事。此时且等一等，然后再分头去寻。”内中惟有天霸性急，说：“无论有事无事，我等就此寻找一番。若能遇见好了，否则还须另想方法。”说毕，仍留贺人杰与金大力在家等候，自己一人先出门而去。随后郭起凤与关小西向东寻找；李昆与李七侯向北；计全与何路通向南；王殿臣已先随着天霸向北而去。众人分头走后，四面八方寻找了半夜，哪里访得出影响？

但讲黄天霸与王殿臣两人出了镇口，凡有村庄镇市，无不细细探问，皆说不见有此人经过。约有二鼓以后，肚中不免饥饿，心中正是着急，忽见一个村庄，一带树林遮盖在四周。天霸道：“你看这

个庄院倒是个大户人家，咱们且进去询问一声，能在里面最好。不然与他说明缘故，寻点饮食充饥，然后再去寻找。”两人计议停当，迈步向着前庄而去，不知里面早已惊觉，犬吠之声不绝于耳。天霸到了前面，见一带护庄河，甚为宽阔，只得高声喊道：“里面庄上有人吗？”他两人在外面喊问，里面早已来了数人，手执火把，向外答道：“汝等是哪里来的？我家庄主问你，欲寻何人？”天霸见有人答应，只答道：“贵庄可有一位学究先生，布衣布履，年约五十以外的人吗？”天霸正在这里喊问，忽见里面走出一个苍髯老者，身着布衫，手携竹杖，见天霸过来，将两人上下一望，说道：“汝等可是找漕运总督施大人吗？”天霸听了此言，不觉也大吃一惊！又见他气度不俗，知道是个隐士。只得据实说道：“下官实为施大人而来，但不知尊处何以知道？”只见那老者笑道：“施公午前惠临敝地，老夫尚与他杯酒盘桓，本拟屈他暂住一宵，以尽地主之谊。只因他以萍水相逢，不肯久留，已于午后回去了。何以二位此时尚来寻找？”原来这地方并非别处，就是吕云章的庄上。天霸见他如此说项，以为施公又向别处耽搁，上灯时节，当可回去。吕云章道：“如此说来，真是先后一步。料想此时尚未晚膳，敝庄粗酒残肴，若不嫌弃，就此权请充饥。”天霸道：“叨扰不当，何敢嫌弃？既然老丈命食，下官只得领情。”当时便随云章到了里面。顷刻庄丁端出酒肴。天霸与殿臣谦谢一番，彼此饭罢，已是三更之后。天霸道：“下官冒昧造府，又扰嘉珍，惟有铭诸心版。此时未见大人，总觉放心不下，就此告别。”吕云章见他二人如此忠心保护着漕督施大人，重复问过姓名，方知是黄天霸与王殿臣两人。又赞叹一回。知他们不可久留，命庄丁送过庄河，自己与天霸一拱而别。

不说吕云章回庄而去。单说天霸等二人出了庄外，遥想施公早已回去。两人带着月色一路向驿馆而来。到了门外，已交四鼓。两人到了里面，只见计全、李昆等人已经回来，忙问：“大人可曾回来否？”计全道：“你这话从何说起，我等寻了这半夜，也不知大人的下落。不得已又回来询问，你忽然问几时回来，难道你送大人回来么？”天霸听了此言，不禁跌足道：“这明是出事了！”当时就将在吕云章家的话，说了一遍。众人道：“照此说来，这必是回来时节有了

阻隔。但是这地方很不安静，设要遇见仇人，那时如何是好了？今日既知这琅琊山的路径，惟有明早前去一趟，以便访个实在。”就此众人也不睡觉，等到天明，仍向沂州镇而去。不知此去可访出施公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五七回 听言语天霸追踪 说姓名吴球交手

话说天霸等到天明，一路向沂州镇而来。到了镇口，已是辰牌时候，觉得肚中饥饿，大众仍然到了那酒馆内。小二看见，忙招呼道：“客官说到王寨主山上去逛，为何今日复来此地？”天霸随口应道：“咱此时正要前去，由此经过，特来用了早点心，好去赶路。”小二听了此言，忙道：“现在二进内，正有空桌，客官就此请坐罢。”天霸一心要问他的底细，只得依他的言语，走了进来。谁知才进里面，见上首桌位上坐了一个黑面大汉，年约四十上下，满脸的杀气。旁边坐着一个少年小子。见天霸进来，将他上下一望，若有惊疑的模样。天霸也将他一望，随与计全丢了个眼色，彼此心中会意，拣着那个空桌坐了下来。当时小二送上茶水，去喊点心。只见那个小子向大汉说道：“爷！咱们吃了点心，赶快走罢。听说朱二爷得彩，这也是意外的事情。咱们前去看看。”大汉听了此言，连忙打了个暗号，叫他不必要多言。天霸等是个绿林的出身，岂有不解之理？暗使何路通在门前守候，自己吃完早点，已见大汉给了茶钱，出门而去。

天霸连忙起身，便在后面追去。到了门外，向何路通说道：“这厮有几分着眼，汝且进去，命大众前来。”说着，便一直向北跟去。约走了一二里远近，忽然大汉转身一望，见天霸跟在后面，知道不妙。于是向着少年说道：“你我今日不利，此时仍然回去罢。想他那里也不能瞒我。”说着，便向东北上岔路走去。天霸听得明白，暗道：“不怕你走到天边，要想将大人藏匿，也是万难。”当时仍就紧紧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